

陈建功

陈建功 1949 年 11 月出生于广西北海市，1973 年开始文学创作。1982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，到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1995 年 3 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。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。出版过的主要作品有：短篇小说集《迷乱的星空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陈建功小说选》、《丹凤眼》，中篇小说《鬍毛》，中篇小说集《前科》，随笔集《从实招来》、《北京滋味》、《嬉笑歌哭》以及《建功散文精选》等。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，并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捷、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。他是一位多项文学奖的获得者；他是一位作品颇丰的学者、导师；国外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机构，在发表文章时说：“能够将中国文学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的当代作家有五到六人”，第一个提及的就是他。

历史文化名城与“三千海”

——在“历史文化名城继承与发展”论坛上的演讲

陈建功

北海经过 8 个多月的申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这事大约过去半年了，但似乎蜜月期还没有过，我似乎还沉浸在自豪与成功的喜悦之中。我以为，这种喜悦，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因为北海被误读得太久了，北京就有不少朋友对我表达过他们的疑惑，说北海不是过去一个渔村么，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崛起的开放城市么，怎么又成“历史文化名城”了？为了匡正这种误读，我可没少了给他们上历史文化课。我之所以对北海的自豪与喜悦持赞赏的态度，还因为北海并没有飘飘然，这次以“历史文化名城继承与发展”为题旨的论坛的举办，就表明了北海的冷静，北海的从容，北海的追求和北海的姿态。我相信，从北海的领导者到普通公民，乃至像顾总这样的，外来的、带着投资或带着智慧和力气来到北海的建设者们，你们都明白，作为一座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，这一称号之被赋予，其实意味着给它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以更为重大的责任。就是说，自此以后，我们或可流芳百世，或可遗臭万年。这两天，我听到一位朋友给我说，北海市的领导们，对北海老街的改造方案，迟疑再三，不敢签字。我还没有证实这一传言的真实性，但坦率地说，我赞赏这种面对历史文化遗存如履薄冰、战战兢兢的心态。对此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，我记得当年老街整修的时候，北海曾找我，希望写一篇“老街重修记”之类的文字，我就毫不迟疑地谢绝了。这篇“重修记”据说是要刻在石头上的，这固然是莫大的荣誉，其实更是莫大的风险，因为这荣誉的后面，是无法摆脱的历史责任。我以为，这种“敬畏之心”，这种“历史罪人”恐惧，应该是高悬于每一位决策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北京的胡同改造还是城墙处置，恰恰因为缺乏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敬畏之心，更多的是“破旧立新”的豪迈和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专断，

才酿成了千古遗恨。因此，谈到北海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与发展，我想，保持一种敬畏的、忐忑的心态，总结经验，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，或许应该是我们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发展工

作的基本方针吧？

我这么说，并不是说北海市的领导者和广大人民缺少这种敬畏之心和责任意识。恰恰相反，在陪同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考察北海文物保护工作的过程中，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北海市历届领导、文物文化工作者以及广大市民，对保护自己家园所表现出的历史敏感和先见之明。说实话，当单局长为我们的老街保存得如此完整发出惊叹的时候，当廖德全常委介绍北海人如何把英国领事馆平移 55 米到北一中校园里加以保护的时候，当合浦汉墓的负责人给我们展示他们丰硕的考古成果的时候，我的心中真是由衷地发出对乡党的敬意。记得当时连单局长也不免发出赞叹，说：“当时谁是北海的领导啊？先见之明啊，就知道得把这老领事馆原封不动地挪走！要是放到别的城市，很可能早给炸了！”我想，恰恰因为在北海发展的道路上，有过那么多对历史文化保护战战兢兢的领导，才有北海古代和近当代历史文化遗存比较完整的展示，才有今天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自豪。

那么，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还要不要发展？该怎样发展？发展什么？

敬畏与忐忑，说的是一种决策态度，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发展上无所作为的借口，但在怎样发展和发展什么这一问题上，的确需要思考、切磋、走出一条符合北海特点、独具北海特色的新路来。

上一次，也就是一个月前的北海之行，我曾经到“三千海”参观过，这一次更是在顾总的带领下，领略了这一项目的风采。刚才，又一次从顾总激情洋溢的演讲中得益良多。我理解了他的哲学，他的梦想，他的向往，他的情怀，我不敢说是不是能捕捉到他思考的精髓，更不知道文学界的同行们是否也有共鸣，但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是被感动了，被激动了。我发现原来这个东北汉子，他不是到我的家乡圈地盖楼赚大钱来了。他是把冠头岭当作一幅巨大的画布，展开了雄心勃勃激情四溢的艺术创造，他梦想着把这一创造经典化，以新的辉煌和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交相辉映。我试图捕捉这汉子的几个关键词——比如“情感”。顾先生说，他想把“三千海”打造成有生命、有灵魂、会思考，能呼吸的又与北海的自然、人文环境背景相适应的生命体。这句话使我越发深切地感到，与其说顾先生是一个开发商，不如说他是一个艺术家。他岂止是个艺术家，他还是一个思想者。这个开发商居然对“商业精神”的“充斥”提出质疑，他说他要“秉承着工业精神即制造与创造之精神。他“不但要做好一个实践者，而且力求成为一个完善的思想者”。坦率地说，我曾经感慨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拜金时代，不要说房地产，也不要说大众文化，就连学术都陷入了拜金的冰水之中。而顾先生的夫子自道，使我得到的，不仅仅是感动，更是一种力量。是在熙熙攘攘中顽强地用情感、用梦想、用思考来挑战平庸，为人类文化留存经典的呼唤。正如顾先生所说，建筑同质化、城市同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他所忧虑的，是对自然界资源的严重浪费，在我看来，除了自然界资源的浪费之外，建筑同质化和城市的同质化，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同质化，最终导致的是文化的同质化，其结果是文化个性、地域个性的消失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。且看今日国中，自从大型实景演出“创意某某某”之后，又有多少蹩脚的实景演出接踵登场？而且还在投入着、筹备着多少实景演出？而毫无个性的楼高攀比、广场攀比，又层出不穷。A 城盖楼多少多少米，全国第一，B 城又盖一座，岂可甘居第二？……其实这种同质化也不光为中国所独有，我记得前苏联剧作家梁赞诺夫有一出话剧，名叫《命运的捉弄》，说的是新年前夜，家住莫斯科的外科医生卢卡申在同学聚会中酩酊大醉，糊里糊涂地上了飞往列宁格勒的飞机。列宁格勒居

然也有同样的斯大林大街，同样的多少多少号公寓，公寓里的布局、家具竟然和莫斯科卢家的别无二致。这样，卢卡申自然是误把他乡做故乡啦……这部喜剧，讽刺的是刻板划一的生活方式，其实就是对同质化的抗议。告别同质化的唯一良方只有创新。顾总昨天不无得意地告诉我，“三千海”是唯一的。借用这句话，我想说，“唯一”、“创新”、“非同质”、“‘隋感’”等等，这些由“三千海”挖出的关键词，同样构成了未来北海走向新的辉煌与自豪的基本要素。也就是说，顾志强先生对北海的贡献，或许不仅仅是一片“三千海”，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走向新的辉煌时所可能借重的精神。

我相信，8年之后，顾总的“三千海”之梦将圆满实现，因其独创性而将可能成为北海的标志性建筑，风靡全国或亦可期。对北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来说，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。再过百年，它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北海的历史文化遗存？当然我也要说，北海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与发展，靠的不只是一个“三千海”。各行各业，要做的事情多乎哉。但一个命题是应该成为大家共识的，那就是，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与发展，务必以创新性为前提，以经典性为指归。比如，作为北海的作家们，我们有没有志向和实力构建一座文学的“三千海”？电视剧《闯关东》我没有看过全部，但片段的观看已经使我感动。它把山东、关东的地域文化、人文品格展示得如此迷人，岂不也有类乎“三千海”的气势？一座城市，如果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又拥有“三千海”这样的前所未有的经典建筑，还拥有三五个全国第一流的作家、艺术家，拥有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文学，这座城市才是令人敬畏的。正如6年前，我在印度瞻仰了闻名世界的泰姬陵之后，来到印度文学院演讲时所说，我刚刚从你们的泰姬陵回来，为它的堪称经典的瑰丽，不能不对你们的民族心生敬畏，来到了诸位中间，想到你们中间曾经出过一位泰戈尔，耳畔又飘过了他那堪称经典的美文，我的敬畏愈发强烈。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继承和发展，软实力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因此我期待着北海的作家们，也用情感、创新，用经典精神，创造出文学上的“三千海”来！